

資治通鑑補

其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八

起義熙十三年盡恭帝元熙元年凡三年

安皇帝癸

丁義熙十三年

魏拓跋嗣泰常二年夏赫連勃勃鳳翔五年北燕馮跋太平九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六年西涼李

歆嘉興元年西秦乞伏熾勢永康六年是歲秦亡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秦主泓朝

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

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

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

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

西將軍姚萇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

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灋西

灋水出郿南灋谷北過上林苑入渭

扶風太守姚儒等皆

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灋臺

水經注漢灋臺在秦阿房宮南

其北

姚讚留南朔將軍尹雅為宏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

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

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

裕引水軍發彭城爾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

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西涼公擣寢疾遺命長史宋繇

曰吾少罹荼毒百艱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

淺不能混一河右今氣力憊然常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
所恨志不伸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世子
猶卿子也善訓導之述吾生平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
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二月薨卒官屬奉世子
欲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
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諡曰武昭王廟號太祖高字元
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
之後也景始居敦煌後遷酒泉敦勸稼穡年穀頻登百姓樂業時
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
禾諸瑞自謂張氏之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
僭擅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以自喻

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在位十

八年而卒年六十七 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

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堯杆川在塞外。杆音干。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

保白蘭山惡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

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

阿柴稍用兵侵并其徇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強國 河西王蒙

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又擊卑和部降之 王鎮惡進軍澠

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遂吾城禽之據載記龜吾城當在宜陽之西宋白曰龜吾城後魏初因

國宏農唐以來為澠池縣理所余按龜吾自是漢清河國界亭名此乃龜城非龜吾城也通鑑蓋承晉書之誤雅徵守者

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桓遣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

堡秦河北太守薛昂緝河東襄邑堡在河北郡前北縣漢晉屬河東郡秦分立河北郡又攻秦

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
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
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
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
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
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
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郭緣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
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逕其
北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
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
糧道自渼池西入關有南路南路由回谿阪自漢以前皆
由之曹公惡南路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爲大路鸞遣尹

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關南潼關之南也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

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

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

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

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梓昂據河曲來降河水自蒲阪南至潼關

關數而東疏蒲阪河北之關謂之蒲阪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

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

皆曰潼關天險割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

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

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

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志在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

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

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

南州謂魏之南境田州瀕河諸郡

非

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

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

之地安能爲我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

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氏必不

出關助吾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

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

娥姓也

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

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雷成礪

礪

晉氏南渡僑置青州於江北裕平廣固置北青州於東陽

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

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
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大
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沮乘勝之氣
乘坐成之功乎且大軍尙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
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
荷恩罔極以此退撓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
告裕求遣糧接裕呼使者開勸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
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糧鎮惡乃親至宏農
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
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麻編北人
以竹爲之陸游曰蜀人百丈以巨竹四
破爲之大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略時暴風漂
如人竹

甯朔將軍胡藩重艦渡北岸虜牽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河北虜騎五六百見藩來竝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旣而魏軍又合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除主丁昨裕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昨領之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牀牀續羽爲之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甯朔將軍

朱超石戒嚴白牀旣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

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旣立乃進圍之超石先

以軟弓小箭射魏兵魏人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長孫嵩又帥三

萬騎助之逐肉薄攻營

肉薄者以身迫營血戰

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

叢箭射之魏兵既多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稍千餘張乃
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
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至城超石帥甯朔將軍
胡藩甯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
不川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甯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
蓋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
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蓋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
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
不得以膏齊斧耳

齊讀曰資應劭曰齊利也張晏曰齊如字征伐
斧也以整齊天下也一說齊作齋凡師出入齋

戒入廟而
受斧鉞也

紹聞洽等敗死憤悲發病歐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
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

行視城塹嘉毛修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丁巳魏

主嗣如高柳壬戌還平城 河西王蒙遜大赦遣張掖太守沮渠

廣宗詐降以誘西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

新唐書地理志甘肅張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蓼泉守捉城 歆覺之引兵

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解支澗晉書作野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

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

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

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

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于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

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

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便足立

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
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
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
北史曰明元改赫連勃勃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
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
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
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尙不同適足
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
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
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正何如浩曰屈丐

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蔡時

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擻豎小人

蔡時賊者每村豎者童僕下賤之人擻豎小人言短村下

賤之小人也

無大經略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話

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

青白色曰縹醪酒曰醪醖飲器受三升此魏主所自仰者故曰御縹醪

水

精鹽一兩

鹽透明如水精故謂之水精鹽

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

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

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彭沛謂彭城沛郡也

魏主嗣西巡至雲中

遂濟河畋于大漠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爲之

燕

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燕王跋爲之減膳徹樂大赦境內殊死以

正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

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西秦相國翟勅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爲左丞相左僕射

元基爲右丞相御史大夫魏景爲尚書令侍中翟紹爲左僕射

太尉裕至闕鄉

音文

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

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費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棄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

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犇還潏上初裕以田子等眾少遣

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

秦嶺在長安南班固西都賦所謂前乘秦嶺自此出藍田關裕蓋遣林子

自陽華嶺山西南至秦嶺

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

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

徐猗之會薛昂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璆與姚和都其蹙之

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璫引魏兵以蹙裕

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

水經河水原船司生與渭水會秦之渭南即

其地也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

香城在渭水之北蒲津之口

鎮惡追之秦主泓自潏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

石橋在長安城洛門東北

有石橋水經注曰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隄其東驪山距其西其水北還鄭城西水上有橋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鎮

北將軍姚弋仲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丹頤山東南至陽陵入渭

此澤上在漢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

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

平公讚屯霸東泓屯逍遙園水經注沈水上承樊川皇子陵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其接津東

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入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

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王戌旦鎮惡至渭

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節密使人解放舟

艦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尙數萬人鎮惡

諭士卒曰吾屬竝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

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

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

之爲不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誡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

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譔聞泓敗引兵
赴之眾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
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
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
以鴈更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
堵先是魯公姚紹嘗召胡僧問以國之休咎僧乃求麪爲大胡餅
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又次食正南其餘者卷
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一語既而乞伏禿髮侵蝕隴西赫連勃勃
攻陷嶺北至是劉裕自南來伐遂滅其國一一如胡僧之餅九月
大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
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

與耶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璽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則取其金銀棄璽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

左傳祝佗曰成王分魯公以官司彝器杜預註彝器常用之器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耿

壽昌造員儀以考歷度相帝時賈逵又加黃道顧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黃赤道南北極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紀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其後吳陸績造渾象王蕃制渾儀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王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觀衡器度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圭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立表處太有近日也日北則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映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元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

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星未得其所以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雖司農又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二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顧川陽城地爲然晉輿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司南車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鐃黃帝作指南車當與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僊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指大駕出行爲先鼓之乘蕭子顯曰指南車四周廂上施屏指南人衣襪襪天衣在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干緣埤色青孔雀旣烏布阜複幔漆畫輪駕牛皆銅校飾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縹衣漆畫鼓機

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

皆在內

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泓字元子孝友溫和平識寬裕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在三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卿見師傅

莫不下拜弟廣平公弼有喬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顏色

魯公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崇事弗以為嫌紹亦感之歸心于

泓守其忠烈然懦弱多病無經世之略故及於敗及其被戮建康

百里內艸木皆焦死

孝武太元九年姚萇建國改元白雀歲在甲申傳三主三十四年而亡

裕以辟

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

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

裕乃止羌眾十餘萬口西犇隴上沈林子追略至槐里俘虜萬計

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

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斬之

魏書沮渠佛作并所華人賊佈如靡自喜故蒙遜云然爾

卷十六國春秋

注研研屈強貌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

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固必

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微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不如也 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眾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爲廣州刺史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督軌韓延之刁雍王慧龍胤植及桓溫之孫道度道子族人桓謐桓璉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秦卽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魏主嗣詔民閒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於魏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

陽子魯軌爵襄陽公刁雍表求南鄭自效嗣以雍爲建義將軍雍聚眾於河濟之間擾動徐兗太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眾至二萬 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艾爲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爲尙書左僕射 十一月魏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 西山魏安州之西山 辛未劉穆之卒穆之字道和字道民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陵所知 數音艾 穆之事裕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譌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雖裕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方願公小復留意裕旣不屑措心又稟分有在穆

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也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裕從之一紙不過五六字便滿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嘗於裕坐與齡石作答書自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兩穆之得百兩而應對無廢也穆之少家貧誕節嗜酒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遭擯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殺饌爲其兄弟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與之歡飲旣醉令廚人以金杵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卒年五十八

附錄宋帝元熙二年六月壬戌禪位于宋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庚午大封佐命功臣因追封穆之爲南康郡公時穆之長子已死乃以其孫劉世襲封南康公世襲性嗜瘡痂以爲其味似饌

魚嘗謂孟靈休護休先患疾瘡瘡將愈痲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時痲尚有落而未盡者悉褫取餽邕邕去靈休與何勛書曰劉邕向顯見曠途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計人不問有罪無罪悉與鞭撻常以給邕之膳

太尉裕問劉穆

之空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卒也朝廷恒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宏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

王宏字休元

乃以

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諮裕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

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宏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畱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會瓘事見七十八卷魏咸熙元年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旣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

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鄩之都復輪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臨還自執義眞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以授己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 氏豪徐駿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魏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 閏月壬申魏主嗣如大甯長川 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讚爲主以降于魏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

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弘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
州以讚爲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於招
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
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
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集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
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
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
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瑱瑱音都督
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
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是歲魏都坐大官章安侯
封懿卒懿字處德儁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兄孚雖器行有長短然

名位略齊撰燕書十卷行於世

戊義熙十四年

魏拓跋嗣泰常三年夏赫連勃勃昌武元年北燕

年馮跋太平十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七年西涼李

歆嘉興二年西秦乞伏熾始永康七年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

郎將髡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 辛巳大赦 夏赫連

瑱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

眾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

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

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

北地以拒夏兵

赫連瑒已至渭陽王沈島能出北地軍中訛言鎮

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

鎮惡至傅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

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宏之犇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
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
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傅宏之大破赫
連璜於池陽又破之於真婦渡

按宋白續通典今慶州北十五里有真婦山蓋水發源是山其下流

爲尊斬獲甚眾夏兵乃退王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

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
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
太守鎮請陝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
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
參軍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爲都
督荆益甯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

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

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晉置南徐州於京口北徐州仍治彭城沈林

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宏之弟也裕謂

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

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弈干為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烏地

延帥戶二萬降秦魏法去歲後秦滅通鑑始書西秦為秦三月遣使聘魏 夏四

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代都魏主珽皇始二年克中山置安州又立行臺以鎮舊

其民天興二年改曰定州鎮中山常山鎮鹿博陵北平河間高陽趙郡宋白曰初置安州尋改定州以安定天下為名徙河蓋徙河

之民從慕容入中國而居三州者魏人因謂之徙河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

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

者謂留于什門也事見一百十六卷義熙十年

一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

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
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
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爲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
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
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
母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尙書令左長
史王宏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衛
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秦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秘書郎其餘百官
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元孫

傳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景仁融之曾孫也

成帝咸和三年

景仁學

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

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

宏疾篤魏主嗣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卒詔羣臣及國附渠帥

皆會葬宏字元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太原郝軻名知人稱

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泰亡避亂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

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繫軒聞而歎曰斯人也而當斯時不因扶

搖之勢而與鷄雀飛沈豈不惜哉宏立身雖正與世不羣雖在兵

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既爲魏太祖所信

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哺步

上母年七十食無重肉或譏其過約而宏不改其節才雖俊偉然

自非朝廷文詰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艸隸行押
之書爲世模楷 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 九月甲寅魏人
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 河西王蒙遜復引
兵伐西涼西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艾其
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
西大將軍酒泉公 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遜蒙遜引兵迎之艾
叔父僞言於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河西
王西遷眾咸以爲然乃相與逐艾推僞爲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磐
徵僞爲侍中中書監賜爵隴西公以左丞相曇達爲都督洸罕以
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 洸罕謂唐洸抱罕也 劉義真年少
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

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
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能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
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瓚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
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
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
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
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
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
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瓚帥眾三萬追
義真建威將軍傅宏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
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輜行乃可以

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宏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
晉兵大敗宏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
爲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
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
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
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東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
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
勃勃欲降傅宏之宏之不屈勃勃裸之宏之叫罵而死恩亦爲夏
所殺恩蘭陵人也劉裕之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恩常負大芻兼
倍數人每舍芻而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裕聞之卽
給器仗恩大喜每與孫恩戰卽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

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甚見愛信功高爵顯朝士盡與之交恩益
自謙損與人語每自呼鄙人撫待士卒甚有恩紀裕聞其死深痛
惜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數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時有
沙門曇始亦被擒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曇安百姓逐
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衆觴謂王
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暮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
誰以買德爲都官尙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曹公壘在關中曹公伐韓馬所築也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
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
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開道亡歸我死此無恨
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甯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

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齡石有文武才裕甚親
委之及爲元帥誅譙縱定益州口不言功君子尤多之超石果銳
誓騎乘而能驚於恩義桓謙之誅超石獨躬營殯葬不以興滅易
心及兄弟同死國難裕聞之痛惜尤深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其
弟秀之聞欽之死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時人哀之宋公裕聞青泥
敗未知義真存亡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
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并力守潼關徑往攻之
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
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格而反虜必更有
端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
狽謂十一年盜去年北討廣州傾覆謂徐道期陷廣州也既往之效後來之

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裕嘗登城北望命僚佐誦詩謝晦乃咏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裕流涕不自勝降義真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夏王勃勃築壇於蒲上卽皇帝位改元昌武 秦王熾磐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于枹罕 彗星出天津入

太微經北斗絡紫微 晉書天文志曰箕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津經尾箕之間謂之橫津太微天子庭也在北

斗南紫微十五
星在北斗北八十餘日而滅姚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

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眾

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愆又何畏焉昔

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

漢書天文志曰哀帝建平二年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莽

者所以除舊布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三正之始國家主尊臣

卑而出之政更之象也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惟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

將篡之應乎眾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

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閒會

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

年三韶之與

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皇帝位大赦 是歲河西王蒙

晉書通鑑卷之四十四年恭帝元熙元年

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尙書右僕射袁湛卒

恭皇帝 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諡法尊賢貴義敬事俱上尊賢敬讓愛民長弟執禮御賓其親之闕者曰恭

在位二年爲到

裕所篡收元一

元熙元年 魏拓跋嗣泰常四年夏赫連勃勃真興元年北燕馬

嘉興三年西秦乞伏熾磐永康八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立琅邪王妃褚氏爲皇

后后哀之曾孫也 魏主嗣略于犢渚 據北史犢渚在 甲午徵

宋公裕入朝進爵爲王裕辭 戊戌有星孛於太微西藩 癸卯

魏主嗣還平城 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 以徐克二州刺史

劉道憐爲司空出鎮京口 補正通鑑原文云劉道憐司空則身

之爲之註曰刺者數字之誤也今據宋

書道憐傳云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改道憐還爲侍中鄒督徐

克青三州揚州之寄陵諸軍事守尙書令徐克二州刺史元熙元

年解尙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則通鑑於刺字之上遂以徐克

二州五字刺字之下遂更字道憐之下逸爲字遂使讀者疑而不

解此特傳寫之誤非溫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鑑原文每每將錯就錯以解之其誤人不淺矣今特從本傳改正

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德祖不能禦全軍

還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爲滎陽太守成虎牢

宋自曰虎牢古東魏國春秋爲

鄭之制邑漢爲成皋縣陸天子傳天子獵于鄭有虎在陵中七萃之士禽之以獻命帝之東魏號曰虎牢後爲成皋縣北臨黃河後漢爲成皋關後魏爲東中郎將府唐爲汜水縣初京兆韋元隱居養志恬淡寡欲博涉

經史尤善屬文秦王與備禮致之見與不拜興亦重其志操厚爲

之禮至是夏主勃勃亦遣使徵之元旣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

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

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羣

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

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

魏境裁數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瑱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逆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

榮期死見一百一十會
四卷安帝義熙二年

宋公綏誅蒯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潁開聚眾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聞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問疾情意勤篤謙不

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
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王鎮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
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爲相國行參軍
康求還洛陽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百許人驅帥
偷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邵王者帥
郃曲及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迎司馬文榮爲主又有司馬道
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按魏收地形志洛州新安郡有東垣縣注云二漢晉屬河東後屬參考漢
晉志河東郡有垣縣無東垣孝武太元十一年馮該擊斬苻丕於東垣此時已有東垣之名朱白曰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二縣
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新安縣高祖武德初析置東垣縣則知東垣在新安界矣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
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鎮將于栗磾遊騎在芒山上
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爲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

走康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

薛翬皆降于魏魏以翬為河東太守以拒夏人 夏四月秦征西

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寬地於弱水南

孔子亦乞伏氏也禹貢導弱水至於

合黎涂波入于流沙地志云弱水出剛月縣亦謂之張掖河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張掖居延縣東北之居延澤是也魯氏

日弱水大破之寬地帥其眾六千降於秦拜弱水護軍 庚辰魏

主嗣有事於東廟

古制左祖右社魏建宗廟於平城宮之東因曰東廟

助祭者數百國辛巳

南巡至鴈門 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觀漁於渾水己亥還平城

西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

三分

謂李氏沮

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

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

古者天子藉

牛羊犬豕鷄鶩用三牲饗樂應也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統大札天地有裁國有大故則減膳徹樂穀粟傳曰五穀不升為天

儀一穀不升謂之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
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宰割不坐
神饌臣道不除百官布而不祭鬼神諱而不祀白虎通曰一穀不
升徹饔飩二穀不升徹醴雁三穀不升徹雉免四穀不升損同賦
五穀不升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濫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
不尚三牲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濫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
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
祖以神聖之姿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
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張后謂張軌及其子若孫也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
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
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
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汎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
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異以告戒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
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

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
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
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
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咸安簡文皇帝年號梁
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
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太元元年秦王堅建元之十二年也段業稱制此方三
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瓜州敦煌郡也蒙遜篡弑
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自
效穀今得敦煌遂有七郡故云然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
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
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

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欲
不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尙
書劉懷慎爲都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辛未魏主嗣
東巡甲申還平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秦左衛將軍匹
達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渝州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
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澠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
尙書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澠川 宋王裕以河南蕭條
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眞爲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
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 道憐蕭太妃所生也
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
不如汝十歲兒耶裕曰義眞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

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
裕不可用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
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 按唐書帝紀薛林山在屋脊城西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一

起永初元年盡晉陽王景平元年凡四年劉氏世居彭城彭城於春秋之時宋土也故帝之始建國號曰宋

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姓劉氏彭城縣綏德里人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晉義熙中廬江霍山常有鐘磬十二帝將征劉裕霍山崩有六鐘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書一百六十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曾嚴曰為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或將軍為信昔嚴以告同學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漢中城固縣水際忽有雷聲俄而岸崩得銅鐘十二枚又鞏縣民宋耀得嘉禾九穗於是受禪在位

三年改元一

晉書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武帝初元元年

庚永初元年 魏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宏元年夏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馮跋太平十二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始九年西涼 李暠永建元年 春正月己亥魏主嗣還平城 秦王熾磐立其

子慕末為太子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建

宏 宋王琰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 此宋朝之臣也 從容言

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

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

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東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

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主即開門見

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

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

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 長星所以除舊布新故云然 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

輔王留于義康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
義康尙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卽
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
之五月乙酉魏更諡宣武帝曰道武帝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
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時司馬文思與國璠道賜不平而僞親
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己將與溫楷及胡
酋王珍王栗等外叛又說京師豪傑可與爲謀者數十人文思遂
告之庚戌魏主嗣殺國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連引平
城豪傑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元之當坐魏主以元
之燕朝舊族欲宥其一子元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
元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宋王裕至建康傅亮諷晉帝禪

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誓赤紙爲詔甲子帝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酉建興四年長安陷歲在丙子凡五十二年次年元帝建武至是年歲在庚申凡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更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无妄之曰道子元顯竝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元來歟勢踰綱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熏丹穴曾稽之侶甯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

其搖落人有爲之流連者也

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有司議使侍中劉劭進璽帝曰此選常須人望乃使謝潛攝之謝晦謂帝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於是柴燎告天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首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汚淫盜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於故秣陵縣

約

日秣陵縣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闕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

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
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上事蕭太
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
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
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元之祀其宣力義熙預同艱難
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
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
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
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

大夫范泰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興
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驂乎貴日致千里耳後又歎曰穆之死人輕
易我帝嘗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等并換辭
欲盛稱功德華容縣公王宏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
推之亦不可去時人服其簡典 乙亥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
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宣都王義康爲彭城王義隆時年十四長七
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 己卯改置泰始歷爲永初歷 魏主
嗣如駱嶺山遂至瀉涵地

據北史駱嶺山在平城之西五原之南東瀉涵池即五原鹽池唐屬鹽州界

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秋七月丁酉魏主嗣如五原 甲辰詔以西涼公歆爲都督高
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

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爲所鈔掠者皆遣還慧度在交州布衣蔬食儉約質素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己未魏主嗣如雲中 河西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亶旣至潛師還屯川巖西涼公歆欲棄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甯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億冀非望以吾

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遂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
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
暨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瀾淵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
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
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
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
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時涼室諸臣家多豐溢惟於宋繇室
得書數千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乃歎曰孤不喜得酒泉喜得
宋繇耳乃以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其餘有才望者咸亦禮而用
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
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

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之悲乎吾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犍婦初歆未敗時有一大蛇從南門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鵲巢烏來爭之鵲爲烏所殺又敦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衾而謂之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桐椎歆小字也歆終不悟遂至於亡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置守衛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

還 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羅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

張宏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涼興郡在唐瓜州常

樂慶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

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 冬十月改晉所用王肅祥禪二

十六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從黃門侍郎王淮之議也淮

之彪之之曾孫也究識舊儀問無不答時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

每歎曰何須高論元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 十

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溫子帥三千餘家降魏背夏降魏也 是歲魏

姚夫人卒追諡昭哀皇后

西元初二年魏拓跋嗣泰常六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宏二年夏赫連勃勃真興三年燕馬跋太平十三年北凉沮渠蒙

是歲西凉亡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是歲西凉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 六 思補樓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脩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爲尚書僕射 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陽 河

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於敦煌 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
弈于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 三月甲子魏陽平王

熙卒 魏主嗣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河

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
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於姑臧於是西域諸國皆

詣蒙遜稱臣朝貢

補註晉安帝隆安四年李蒙
敦至是而亡凡二十二年

夏四月己卯

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
不在此例 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六月乙酉魏主嗣北巡

至蟠羊山

蟠羊山在參合陂東

秋七月西巡至河

已地震

河西王蒙

遜遣右衛將軍沮渠善建節將軍沮渠苻生帥眾七千伐秦素

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善建等於五

湖

五湖在洪池嶺北水經注五湖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焉城河

虜苻生斬首二千而還

初

帝以毒酒一盃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

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

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

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養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

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裕之

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可飲曰

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

三日葬以晉禮謚曰恭皇帝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 冬十月己

亥詔以河西王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己亥魏主嗣如代 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於沖平陵帝帥百官

贈送 十二月丙申魏主嗣西巡至雲中 秦王熾磐遣征西將

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河西王蒙遜所署晉

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

唐瑤見一百十

一卷晉安帝

隆安四年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

右衛將軍時晦權過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

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

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

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
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几近榮冠臺府位
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
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上
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遇病
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
爲家瞻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及
長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靈詩靈運寫之混詠之
王宏在坐以爲三絕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
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宏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
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異同靈運

默然言論自此衰止祕書者靈運父瑒也生而不慧而靈運幼便
穎悟祖元嘗謂親知曰吾乃生瑒瑒乃生靈運故瞻以此塞其語
是歲燕境內地震山崩

壬戌永初三年

魏拓跋嗣泰常七年西秦乞伏熲營建宏三年夏赫連勃勃真興四年燕馮跋太平十四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始十一年

春正月甲辰朔魏主嗣自雲中西巡至屋寶城縣北史屋寶城在舊

林山

癸丑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

宏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常

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徐羨之起自布衣

徐羨之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帝同府深相

親結及起義兵益見親任

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

謂有幸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
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當與傅

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

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

汗禿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帥騎數千西走其

別部樹奚帥戶五千降秦 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為南豫

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為刺史 義熙之初帝欲開拓河南殷定豫土至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

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至是以淮西之地為北豫州治汝南沈約志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新

蔡東郡南潁潁川西汝陰汝陽陳留南陳左郡潁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按徐志及永初郡國志止領十三郡蓋沈志有景平以

後續置郡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今復置臨湘漢舊

唐為潭以左衛將軍張邵為刺史 丙戌魏主嗣還平城 三

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

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竝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

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

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 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 晉成帝立南兗州治京口自此治廣陵領廣陵海陵山陽時監秦郡

南沛等郡 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

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覲焉

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

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

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迄宋之季境內惟二十二州至梁武帝時沿邊分置諸州始有五十州

帝疾瘳己未大赦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

且漕荆雍之穀以賑之 秦雍之雍古雍州也關中之地制雍之雍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 刁

達之誅也

事見一百十三卷
晉安帝元興三年

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十人入京

口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

乙丑魏河南王曜卒

漢壽

縣伯沈林子卒林子少有大度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年十三父穆夫以黨於孫恩被戮祖警聞穆夫與亂逃藏將免矣其宗人預素以無行見疾于警恨之乃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等六人皆遇害林子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未嘗絕聲祖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彊視何爲空自殄絕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復故且苟存耳一門旣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卽貨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外逼國綱內畏彊仇沈伏山草無所投厝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束討

者皆勝暴縱橫獨帝軍政嚴肅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迫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讐未復親老漂寄爾今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奇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彊讐又在鄉里惟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盡室移京口帝分宅以給之林子遂博覽眾書留心文義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以備之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五月夏節日至預正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從伐慕容超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盧循之至蔡州貴游之徒皆議遠徙惟林子請移家京邑帝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

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帝稱善者久之帝每征伐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救還內侍從伐姚泓泓奔霸西兄田子欲窮追之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誠如指掌但兄弟兩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思議宏深有所陳書帝未嘗不稱善既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于親故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喪哭泣成疾帝深相憂憫逼令入省日夕撫慰小差乃出帝尋不豫敕林子入侍醫藥既而疾動乃遣還外至是卒大臣知帝深相欽重恐以實啟必致損勸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爲其答帝尋崩竟不知也林子簡泰廉靜不交世務義讓之美著于閭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樂府表箋書啟一百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帝永初三年

十一首 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譙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

不為樂平王彌為安定王範為樂安王健為永昌王崇為建甯王

俊為新興王 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秦王熾磐以

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為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

汁羅羅川之地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

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 帝甚鄙嗜酒食 徐羨之傅亮皆無異圖

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卻可以會稽江

州處之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

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

被顧命癸酉帝崩於西殿 年六十自是以後南 帝清簡寡欲嚴整

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王興

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

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入文帝惡其精麗勞人

揚雄蜀都賦曰布則

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言其細也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

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坐臥恆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

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卽命毀之公主出適遣送不過

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太子卽皇帝位年十

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

海鹽公主也 魏主嗣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

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癩年不愈

恐一旦不諱諸子竝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

春秋富盛行就不愈必不得已請陳謚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

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

事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

今宜早建東宮選賢

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幾出撫戎政如此則

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

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

歲星十二
年一周天

明叡溫而立子

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

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

賢天所命也魏主從之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

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

西而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邱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

百官總已以聽焉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

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彞捷智謀名聞遐邇

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強識精察
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
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魏主又以典東部劉絜門
下奏事代人古弼通直郎徒河盧魯元忠謹恭勤使之給事東宮
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故事無大小魏主悉以委
之羣臣時奏所疑魏主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六
月壬申以尙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尙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
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爲丹楊尹方明在郡有能名未幾轉會稽太
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疆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
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
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

卽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傭士庶事既甯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愼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 魏

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

魏收地彤

志濟陰郡乘氏縣有大鄉城

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於初甯陵

陵在丹陽建康縣蔣山

廟號高祖 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一萬耀兵嶺

南遂屯五洲

盛耀兵于洪池嶺南而還屯五洲也

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

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初魏主嗣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

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賁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于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喪伐之今江南無喪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

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乙巳魏主嗣如遼南宮遂如

廣甯 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里 魏主嗣如喬山

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懷戎縣 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戌還平城 魏軍將發公

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

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事見一百四卷晉孝今

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

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

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否則爲固中之物何

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嗣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

二萬濟河營于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成虎牢東郡太守

王景度告急於德祖王景度以東郡太守戍滑臺 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

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

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

此謂宋德祖遣之北境

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

邵陵縣漢屬汝南郡晉以後屬新蔡郡杜佑曰蔡州鄆陵縣有

古召陵城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邱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

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驄以告魏

酸棗縣自漢以來屬陳郡郡治屬滑州

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

康曰滑姓也

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

馮翊嚴棱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

魏收地志陳留郡

治浚縣縣有倉垣城

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王辰自將

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為斤等聲援秦出連度與

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十一月魏太子肅將兵出屯塞上使安

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

度司馬陽璜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嗣以成皋侯拓跋苟兒爲

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

土樓在虎牢東九域志滑州縣

河縣有土樓樂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

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賈晃等緣

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

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

五百據項城

宋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陽汝陰陳留等郡

徐州刺史王仲德將

兵屯湖陸

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瓊郿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鉅離馬頭等郡

于栗磾濟

河與奚斤并力攻寶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

柔然閼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磔癸未

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

水經濟水自須昌縣西北逕漁山東又北過碣磔縣西注濟水側岸有

尹卯墨南去漁山四十餘里是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

魏金鄉縣漢屬山陽晉屬高平蓋晉末分置郡也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秀之先

聚眾於濟東皆降於魏濟水之東則青州界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

莞竺遜鎮東陽城青州自曹魏以來治廣固武帝克慕容超夷其城青州遷治東陽城在廣縣西南宋白曰今青州治益都縣州東城即東陽城晉武帝太康初分琅邪立東莞郡青州領齊濟南高密樂安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等郡還

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

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

援秦王熾磐徵秦州牧吳達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燕宿庫

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營陽王王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 在位二年爲徐羨之等所廢改元一考異曰宋本紀高氏小史皆

作榮陽城后謝廢蔡廓傳作營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宋紀一

晉景平元年魏拓跋嗣泰常八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宏四年夏赫連勃勃真興五年燕薊跋太平十五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始十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辛丑帝祀南郊 魏于栗磾

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嗣以栗磾為豫州刺

史鎮洛陽 魏主嗣南巡恆嶽丙辰至鄴去年十二月己酉魏主至冀州今又書南巡恆

嶽必有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

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

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

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

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選案選曹文案也洪邁曰葉石林言制收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

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淵就緒斯行選是役也皆先職

授位散職不俱由是百黃紙札則宋世就軍補官賞功又多用黃

紙矣又徐羨之召蔡廓為吏部尚書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

尾則是宋世以黃紙爲案矣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
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
莫知何者之爲黃案何者之爲白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二
色決矣至東晉時人以紙包裹魚肉還家故是五省黃案然則
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時凡諸官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
黃紙耳槩言詔書用黃紙始於高宗不審也故廊云然
誤之亦以廊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尙書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

斷乎

吏部典選錄尙書兼尋諸書尙書事

良以主閤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

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遠矣哉

庚申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

考異曰索虜傳

云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並兵將軍青州刺史臨淄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所向城邑皆奔走本紀亦云安平公涉歸寇青州按後魏書無涉歸等姓名蓋皆胡中舊名卽叔孫建等也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

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刁雍見魏主嗣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

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

雍先聚兵河濟之間

今遣卿助之

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

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土民皆送租供軍 柔

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

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 河西王蒙遜及

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庚辰詔以蒙遜爲都督涼秦河沙四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爲督塞表諸軍事

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於興甯陵

興甯陵在晉陵丹徒縣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嗣自鄴遣兵助

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

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濮陽對岸則頓邱之境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肥口肥水入淮之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竝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

陵山魏郡鄴縣有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

毛德祖本襄陽人武帝未取關

洛德祖自北來歸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晉問密

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

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

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

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靈昌津古延津也石勒襲劉曜塗出于此以河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

次為神靈之助故曰靈昌津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

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遣

三百餘人出地道燒其攻具時回風轉燭火不得然斂眾還入魏

人填其三塹為橦車以攻城也橦車夔募人於城上繫大石繩擊之

又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

謂大索也

魏人復作長圍進

攻愈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眾困乏旦暮且陷檀

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竝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

竺靈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

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磳造浮橋于

冶阪津

郭義生述征記曰魏土今冶阪城是水經注河陽縣故城在冶阪西北魏土地記云冶阪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

臨孟津在洛陽西北四十二里

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

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

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

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

伊樓虜復姓

毛德祖隨方抗拒頗

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

路北史虎牢乏水城內縣經汲河魏主令連艦上施轆轤絕其汲路停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能

下遂如洛陽觀石經石經後漢蔡邕所書者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

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

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函陳方陳也大峴以

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

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

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已道濟軍于臨朐考異曰裴子野

宋略作乙已按長歷是月丁卯朔無乙已必己已也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

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

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長廣郡賈曰不其故縣在今萊州卽墨縣西南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

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還

還就道濟刁雍遂罷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
七營以領之 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於魏初諸蠻本居
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
潁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爲寇暴及劉石
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據史此
諸蠻乃
後也 河西世子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

伊吾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于柔然柔然以契爲伊吾
王 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
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云恆代之北當有眞
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尙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
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閏月丁未魏主嗣如河內登太行至高

都高都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到陶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

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

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
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
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鯉軍高橋皆畏魏
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
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重
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
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
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豆姓也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
所虜惟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

三奚斤等悉定司充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

是時司州之地盡入于魏兗州之地

自謂陝以西豫州之地自項城以南皆爲宋守魏未能悉定諸郡縣也

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

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徐羨之

兒子吳郡太守珣之頗預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

邢安泰潘盛結爲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容珣之等疑其詐疾

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

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

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左右二門謂之左掖門右掖門

珣之等乃止

五月魏主嗣還平城

六月己亥魏立都文成王穆觀卒

丙辰魏主嗣北巡至參合陂

秋七月癸酉尊帝母張夫人爲皇太后

魏主嗣如三會屋侯

泉錄收地形志秀容郡歸德縣治新會城真君七年併三會城屬焉

八月辛丑如馬邑觀鴈源

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國爲世子 九月乙亥魏主嗣還平城召

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

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

晉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分汝南立南頓郡魏未能有四郡之地 以益豫州 冬十月癸卯魏人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

平城 西宮也魏主珪天賜元年所築 禿髮傉檀之死也

事見一百十六卷 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囊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

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囊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

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

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

子孫故也

不治謂廢也而不解也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

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

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鬻等十餘人

已未有星孛于氏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危季月掃天倉而

後滅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

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沈約曰晉太康地志王

江左分汝南立汝陽漢舊縣屬汝南郡劉粹遣其將姚縱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

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通鑑在泰山界夷許昌以立家

也獨考鍾城宋書作鍾離城己巳魏主嗣殂年三十二壬申太子遼即位大赦十

二月庚子魏諱明元帝於金陵此雲中之金陵據北史道武帝葬

佑曰後魏盛樂縣在雲中郡廟號太宗魏主遼追尊其母杜賁嬪為密皇后

也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會

稽公劉絜爲尚書令司衛監尉詹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

四部此又一劉庫仁非什翼健所用之劉庫仁也曰部東西南北四部也谷古貞之弟子也尉古貞見一百

六卷晉孝武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爲侍中大都大官總三十六

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惡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

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

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

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開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

不近人情託聖賢以伸其說謂之矯聖賢無其事虛書而加詆謂之誣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

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

及魏主卽位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

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

訖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

嵩山道士寇謙之讀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常遇老子降命

謙之繼道陵爲天師

張道陵後漢人修五斗米道俗所謂天師也

授以辟穀輕身之術

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元孫

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

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

求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主

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

河出圖伏犧象以書入卦洛出書禹

得之以敘九疇故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又前書中候曰堯光壁

於洛元龜負書背赤文朱字止于壇時舜將登壇于河畔黃龍負

卷舒圖出于水未若今日人神對手筆粲然詞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

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魏主欣然使謁者奉玉帛

牲牢祭高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于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以其相戾故七略不得合爲一其後復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智如謙之者其爲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燕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而亡是歲京師見有

黑龍見于西方五色雲隨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九終